

黎英亮 / 著

# 何谓民族？

普法战争与厄内斯特·勒南的  
民族主义思想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黎英亮 / 著

# 何谓民族?

普法战争与厄内斯特·勒南的  
民族主义思想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何谓民族?: 普法战争与厄内斯特·勒南的民族主义思想 / 黎英亮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4

ISBN 978 - 7 - 5097 - 7200 - 3

I. ①何… II. ①黎… III. ①勒南, R. (1823 ~ 1892) - 民族主义 - 思想评论 IV. ①D095.0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48050 号



何谓民族?: 普法战争与厄内斯特·勒南的民族主义思想

著 / 黎英亮

出版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段其刚 董风云

责任编辑 / 周方茹 张金勇

出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甲骨文工作室(010)59366551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

发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

印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格 / 开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张: 18.75 字数: 210 千字

版次 /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2015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 ISBN 978 - 7 - 5097 - 7200 - 3

定价 / 68.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WHAT IS A NATION  
FRANCO-PRUSSIAN WAR AND  
NATIONALIST IDEAS OF  
ERNEST RENAN

# 目 录

[ C o n t e n t s ]

绪 论 厄内斯特·勒南:思想者的平面肖像·····	1
勒南前半生·····	3
第一章 法国民族主义传统与勒南民族主义思想·····	18
第一节 政治与文化:法德两国的民族主义传统·····	18
第二节 在政治民族主义传统中解读《何谓民族?》·····	47
第二章 普法战争前勒南的文化民族主义底蕴·····	70
第一节 最无人道的一面:勒南与戈比诺的种族主义·····	71
第二节 秉持中道的一面:勒南和泰纳的文化 民族主义·····	80
第三节 最为人道的一面:勒南与赫尔德的 文化民族主义·····	88
第三章 普法战争与勒南的民族主义思想变异·····	99
第一节 勒南、泰纳与戈比诺等人的战争经历·····	103
第二节 勒南、泰纳与戈比诺等人的战后反思·····	125

第三节	守旧的革新：“精神改革与道德改革”	137
<b>第四章</b>	<b>在普法战争的历史背景中重读《何谓民族?》</b>	<b>158</b>
第一节	普法战争中库朗日与蒙森的阿尔萨斯论战	159
第二节	蒙森与勒南：“擦肩而过”的论战对手	179
第三节	普法战争中勒南与施特劳斯的 阿尔萨斯论战	187
第四节	勒南在《何谓民族?》中对阿尔萨斯 论战的回应	209
<b>第五章</b>	<b>勒南思想之后续影响：殊途难归的后继者们</b>	<b>227</b>
第一节	勒南思想的间接继承者：戈比诺的追随者	228
第二节	勒南思想的直接继承者：勒南和 泰纳的追随者	248
<b>结 语</b>	<b>厄内斯特·勒南：思想者的立体肖像</b>	<b>264</b>
<b>附录一</b>	<b>厄内斯特·勒南生平年表</b>	<b>271</b>
<b>附录二</b>	<b>厄内斯特·勒南著作与职务年表</b>	<b>275</b>
<b>参考文献</b>		<b>280</b>
<b>索 引</b>		<b>291</b>
<b>后 记</b>		<b>294</b>

## 厄内斯特·勒南：思想者的平面肖像

“民族的存在，就是每日的公民投票。”（*L'existence d'une nation est un plébiscite de tous les jours.*）这是近代法国历史学家、考古学家、语言学家、宗教学家厄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 1823 - 1892 年）最脍炙人口的名言，也是勒南被后来的民族主义研究者引用最多的一句话（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引用者，就包括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和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这句话之所以能够成为西方民族主义思想史上的名言，是因为它以极为朴素的话语，概括出政治民族主义的核心价值，即对每一位公民“政治意愿”（*la volonté politique*）的尊重，而在法国大革命中备受推崇的“政治意愿”，正是近代法兰西民族国家得以最终成形的理论基础。由于勒南以寥寥数语浓缩了法国政治民族主义的思想精髓，因此，勒南的名言成为经典，也绝非偶然。

的确，“民族的存在，就是每日的公民投票”，这是一句简单

得无以复加的断语。然而，笔者也担心人们对这句断语的理解流于简单化，笔者不免问道：这句话的字面意思与内在含义是否一致？这句话的内在含义与全文主旨是否一致？这句话的出处《何谓民族？》（*Qu'est-ce qu'une nation?* 1882年3月11日索邦讲话）的思想主旨，与勒南其他著作的思想主旨是否一致？这句断语和这篇讲话是超越时代的至理名言，还是无关宏旨的闲言碎语？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之下有感而发的应景之作，还是在敏感政治局势之下有意而为的违心之语？归根到底，要深入了解勒南的民族主义思想，不能局限于一时一地的寥寥数语，而应该追溯勒南的思想脉络，还原勒南曾经置身其中的历史场景。否则，我们最多只能看到一张“形似神不似”，甚至“形神兼不备”的思想素描，而看不到更为立体、更为逼真的思想肖像。

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主观意愿或者客观条件的限制，并不是每一位阅读者都愿意或者都能够深入特定的历史场景，以设身处地地了解某一位思想家深邃的或者晦涩的思想。正因如此，经常会出现这种令思想家感到尴尬的情况，某一位思想家在不经意间说出的只言片语，由于当时或后世的人们如获至宝、反复传诵，它造成的影响可以余音绕梁、三世不绝，以至于这一位思想家穷尽毕生精力而写就的鸿篇巨制，反而湮没在人们的脑海之中。有鉴于此，在本书中，笔者力求尽可能充分展现勒南民族主义思想的各个方面。在这个探寻历史、追问背景的过程中，我们可能会重新发现一个思想更为丰富的勒南，而不是一位仅留下一两句名言的、逐渐淡出人们视野的思想家。



## 勒南前半生<sup>①</sup>

厄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1823 - 1892 年）是以布列塔尼人（Breton）自居的法国人。要了解勒南，不能不首先了解布列塔尼（Bretagne）这个别具一格的地方。在自然地理方面，布列塔尼是从欧洲大陆向西延伸到大西洋的狭长半岛，与不列颠岛隔海相望。实际上，在法语里面，“大不列颠”（Grande-Bretagne）与“布列塔尼”（Bretagne）就是两个同根词，由此也可以推知两个地区唇齿相依、鸡犬相闻的亲缘关系；在人文地理方面，布列塔尼是种族构成相当特殊的地区，布列塔尼人由古代的凯尔特人（Celte）与来自不列颠岛的土著居民不列颠人（Breton）混合而成，这一种族构成与作为法兰西民族主体部分的“高卢-罗马-法兰克”（Gaulois-Romain-Franc）人有所不同，尽管从广义上说，高卢人和不列颠人都是凯尔特人的分支，但高卢人同时受到罗马文化（拉丁文化）和法兰克文化（日耳曼文化）的影响，其中又以罗马文化（拉丁文化）以及正统基督教文化的熏染较深，因此高卢人具有明显的拉丁化倾向，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作为法国主体民族的法兰西民族。与此同时，布列塔尼半岛

---

① 关于厄内斯特·勒南的生平事迹和主要著作，勒南同时期的法国政治事件与社会事件，以及在此期间法国与海外的重大文学艺术与科学技术成果的时间对照，比较详细的记载可以参阅以下年表 RENAN E. “CHRONOLOGIE”，in *Histoire des origines du christianisme*. Paris: Robert Laffont, 1995: LXXVIII - CXLI。

上的凯尔特人则依旧保留上古时代原始宗教的神秘主义教义（比如相信万物有灵的德鲁伊德教），具有不列颠文化色彩的布列塔尼地区与具有拉丁文化色彩的法国其他地区相比，显得格格不入。总体而言，布列塔尼地区比法国其他地区更为传统、更为保守。

1823年2月23日（此外还有27日、28日的记载），在布列塔尼半岛一个偏僻的、临近海滨的古老城镇特雷吉耶（Tréguier），厄内斯特·勒南降临人世。<sup>①</sup>先天体质孱弱的勒南出生在修道院旁边的一个贫穷人家，父亲菲力贝尔·勒南（Philibert Renan, 1774 - 1828年）的家族世代都是土生土长的布列塔尼人，母亲玛德莲娜·勒南（Magdelaine Renan, 本家姓氏为费吉尔，出嫁后改为夫家姓氏勒南，1783 - 1868年）的家族则是从法国西南部迁移到布列塔尼的加斯戈尼（Gasconne, 加斯戈尼位于法国西南部边陲，民风热情奔放、风趣幽默，还带点好勇斗狠，颇有几分西班牙人气质，大仲马笔下的传奇火枪手达塔尼昂就是加斯戈尼人）人。勒南的父亲是个典型的布列塔尼天真汉，年轻时参加过法国海军的冒险行动，曾经被英国人俘虏和囚禁，待在家的时间很少。1823年，当勒南出生时，勒南的父亲已经人到中年，性格变得郁郁寡欢、沉默寡言，不再是当年那个勇于冒险的年轻人了。1828年，当勒南的父亲在海上淹死时，勒南还是个五六岁的孩子，因此父亲留给勒南的印象非常模糊。勒南的母亲则是个爱给孩子讲故事

<sup>①</sup> RENAN E. "Vie de Renan", in *Pages choisies*, Paris: Librairie Hachette, 1952: 3.

的家庭妇女，尽管勒南的母亲并非新移民，而是在布列塔尼出生、成长并接受教育的移民后代，但她还是始终保持着加斯戈尼祖先活泼愉快、风趣幽默的性格特征。<sup>①</sup>正因如此，在勒南身上有着布列塔尼人和加斯戈尼人的双重性格，既有布列塔尼人神秘阴郁、悲观厌世的一面，又有加斯戈尼人开怀爽朗、乐观人世的一面。如果说勒南的青年和壮年时期（1870年以前）表现出乐天知命的世俗倾向，那么勒南的晚年时期（1871年以后）则呈现出悲天悯人的宗教情怀。

勒南有一位兄长和一位姐姐，虽然兄弟姐妹不多，但由于父亲早逝，勒南的家庭还是比较贫穷。兄长阿兰·勒南（Alain Renan, 1809 - 1883年）比勒南年长14岁，年轻时就离开家乡，到布列塔尼半岛北部的港口城市圣马洛（Saint-Malo）谋生，后来一直从事工商业。姐姐昂丽叶特·勒南（Henriette Renan, 1811 - 1861年）比勒南年长12岁，父亲离世、兄长离家之后，勒南是在母亲和姐姐的照顾下长大的，女性化的家庭环境导致勒南性格当中也带有多愁善感、敏感善变的女性气质。笔者后面还要提到，姐姐对勒南的影响往往具有决定意义，甚至比母亲对勒南的影响还要大。而勒南对姐姐的依恋，在亲密无间的同时，也带有难以言说的暧昧色彩，以至于勒南为了永远陪伴姐姐而下定决心终身不娶。勒南最终勉强结婚，其实也是由于姐

---

① BLANSHARD B. *Four Reasonable Men: Marcus Aurelius, John Stuart Mill, Ernest Renan, Henry Sidgwick*. Middletown, Connecticu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84: 108.

姐的苦心劝说。<sup>①</sup> 对于这些往事，勒南后来写道：“我是在女人和神父的影响下成长的，我的优点和缺点的谜底就在这里。”轻描淡写的寥寥数语，正好概括了勒南的一生，或许因为“女人和神父的影响”，成年之后的勒南兼具女性的气质和神父的气节。

厄内斯特·勒南在家里接受母亲和姐姐的启蒙教育，然后到特雷吉耶修道院的附属宗教学校接受初等教育。19世纪30年代，布列塔尼的教育系统完全由正统天主教会把持，因此勒南早在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1823年至1838年），就已经受到正统天主教会教育的严格训练，并由此奠定勒南前半生道德纯洁、信仰虔诚的思想基础。作为举止文雅、气质内敛的宗教学校模范生，勒南被其他同学嘲笑为书呆子，并且经常受他们捉弄，但勒南却深得老师们的喜爱和赞赏。1838年，年仅15岁的勒南被授予丰厚的奖学金，并被送到巴黎郊外夏尔多内的圣尼古拉宗教学校（Saint-Nicolas-du-Chardonnet）继续深造。<sup>②</sup> 正如法国学者米歇尔·维诺克（Michel Winock）所说：“其他名人可能完全是共和式的能力居高位体制（*méritocratie républicaine*）的产物，而勒南则是教会式的能力居高位体制的产物……只要稍加打听和努力，

---

① BLANSHARD B. *Four Reasonable Men: Marcus Aurelius, John Stuart Mill, Ernest Renan, Henry Sidgwick*. Middletown, Connecticu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84: 153-154. 法国学者米歇尔·维诺克提供了完全相反的记载，维诺克认为正是勒南的姐姐极力反对勒南迎娶科尔内莉·谢弗尔小姐。详情参阅米歇尔·维诺克：《自由之声：19世纪法国公共知识界大观》，吕一民、沈衡、顾杭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册，第443页。

② RENAN E. “Vie de Renan”, in *Pages choisies*. Paris: Librairie Hachette, 1952: 3.

对于未来的主教们的支持，从来不会缺乏。因为对于厄内斯特来说获得主教冠和权杖不成问题，特雷吉耶人毫不怀疑这一点。”<sup>①</sup> 1838年9月5日，勒南离开特雷吉耶，动身前往巴黎。两天后，勒南到达巴黎，在巴黎举目无亲的勒南无法预料，自己的人生将要在这一经历巨大的转变。

在圣尼古拉宗教学校的求学生涯是孤独而苦闷的，背井离乡之苦更是令人难以忍受，勒南一度思乡成疾，幸好受到圣尼古拉宗教学校校长费利克斯·杜庞卢（Félix Dupanloup, 1802 - 1878年）神父的特别照顾，勒南才逐渐适应巴黎的生活。杜庞卢神父曾经为法兰西第一帝国和复辟王朝的外交部长塔列朗亲王（Prince de Talleyrand, 1754 - 1838年，出身于贵族家庭，还拥有教士身份，1806年被拿破仑一世封为贝尼文托亲王）主持临终弥撒，与这位纵横教俗两界的政治人物关系密切。而杜庞卢神父也是耶稣会创始人罗耀拉式的人物，在圣尼古拉宗教学校里面不像校长而更像将军。由于杜庞卢神父与勒南一样，也有一位在家守寡多年、独自把儿女养育成人的老母亲需要奉养，因此杜庞卢神父对勒南给予了额外的同情和帮助。不过，由于杜庞卢神父极端保守的正统天主教立场，勒南在圣尼古拉宗教学校求学的三年里，只能学习到修辞学和宗教学知识，而在宗教知识以外的世俗学问几乎毫无长进。毕竟在圣尼古拉宗教学校，就连伏尔泰、卢梭和狄德罗的名字都是被禁止

---

<sup>①</sup> 维诺克：《自由之声：19世纪法国公共知识界大观》，吕一民、沈衡、顾杭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第436页。

提及的。<sup>①</sup>

勒南在圣尼古拉宗教学校的三年制修辞班毕业后，从 1841 年起，进入伊西（Issy，坐落于巴黎西南面的郊区市镇，在巴黎前往凡尔赛的必经之路上，当地还保留着波旁王朝开国国王亨利四世第一位妻子玛格丽特·德·瓦卢瓦的宫殿）宗教学院（圣叙尔比斯宗教学院预科部）继续攻读哲学班课程。在伊西宗教学院，勒南经受了严格的甚至是苛刻的经院哲学训练，尽管伊西宗教学院是比圣尼古拉宗教学校更有名望的高等学府，但伊西宗教学院的教学风格却比圣尼古拉宗教学校还要保守甚至死板得多，而伊西宗教学院教师对待学生的态度，也远比圣尼古拉宗教学校校长杜庞卢神父对待学生的态度更为简单粗暴。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中，勒南只能坐在花园的长凳上刻苦自学。求知欲极其旺盛的勒南自行阅读了笛卡尔、马勒伯朗士、帕斯卡尔、洛克、莱布尼茨、康德和黑格尔等世俗思想家的著作。<sup>②</sup>也是从那时起，勒南开始对宗教学院教师们关于科学无用、宗教至上的陈词滥调产生怀疑。“正是在那里，也就是 1842 - 1843 学年里，他对自己所接受的教条主义教育提出了批评，最初的怀疑由此萌生。”不过，“勒南在整个一生中始终是一位学者和经常泡图书馆的世俗僧侣。当时，康德、黑格尔、赫尔德，所有这些他从德国哲学中能够获取思想的人，已经形成了一种虔诚从未获得的以及神秘主义

① BLANSHARD B. *Four Reasonable Men: Marcus Aurelius, John Stuart Mill, Ernest Renan, Henry Sidgwick*. Middletown, Connecticu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84: 110 - 111.

② RENAN E. "Vie de Renan", in *Pages choisies*. Paris: Librairie Hachette, 1952: 3.

从未实现的思想”。<sup>①</sup>

勒南从伊西宗教学院的两年制哲学班毕业后，从1843年起，又进入圣叙尔比斯（Saint-Sulpice）宗教学院（坐落于塞纳河左岸，邻近巴黎市中心）继续攻读神学班课程。在圣叙尔比斯宗教学院，勒南没有在哲学和神学道路上走得更远（勒南的思辨能力也确实不如他的语言能力），反而花费大量精力学习希伯来语和德语，学习希伯来语是为了正确解读《圣经》，学习德语则是为了接触最新的《圣经》诠释学。这为勒南后来从事语言学研究、民族学研究和宗教学研究奠定了牢固的语言基础和方法基础。<sup>②</sup>也是从那时起，勒南对新教产生了好感，因为按照新教教义，他完全可以在笃信宗教的同时独立地、自由地从事科学研究。

1845年，在接受初级教会职务的授职礼前夕，勒南对自己的前途和使命产生了强烈动摇。是接受初级教职，从而终身受到正统天主教会的约束；还是与正统天主教会告别，从事他所钟爱的科学研究？这是令勒南举棋不定的抉择。对勒南来说，是否接受初级教职，涉及不可敷衍、不可搪塞的重大问题。勒南在接受宗教学院神学教育的过程中，并不是毫无独立见解、盲目等待灌输的书呆子，他通过严谨认真的研究，发现《圣经》并非完全准确、可靠，经典之中也充斥着明显的自相矛盾之处，以及人为修饰雕琢的痕迹。如果勒南接受初级教职的话，按照正统天主教会要求，神职人员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宗教信条，完全相信《圣经》

---

① 维诺克：《自由之声：19世纪法国公共知识界大观》，吕一民、沈衡、顾杭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第436~437页。

② RENAN E. “Vie de Renan”, in *Pages choisies*. Paris: Librairie Hachette, 1952: 3.

经文正确无误。在勒南看来，这种无条件放弃独立人格的要求，是他无法接受的。因为如此一来，他就不可能作为客观中肯、立场超脱的研究者，在不受到任何教条教义约束的前提下，投身于宗教历史和宗教经典的研究了。

勒南之所以举棋不定，除了个人原因以外，还有家庭的原因。在勒南是否接受教职，抑或是否退出教会的问题上，勒南母亲与姐姐的意见可谓南辕北辙。“在他的思想发展中并非没有经历过真正的危机，但是，难以觉察的各个变化使他静静地与信仰分离。在这一过程中，姐姐昂丽叶特以自己的方式起了促进作用，她在他弟弟之前就已疏远了教会。在给弟弟的信中，她鼓励他从事公共教育职业。而他的母亲则有些不安……”<sup>①</sup> 作为勒南的母亲，自然不希望勒南在求学道路上半途而废，这位历经变故和磨难的母亲，也希望儿子在宗教学院完成学业后，能够在教会里过上平稳安逸的教士生活。背负着母亲多年以来的殷切期盼，勒南感到左右为难。在这个关键时刻，始终在背后支持勒南的是姐姐昂丽叶特，做出最后决定的时刻终于来了。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勒南自始至终都不是无神论者。尽管勒南后来脱离了正统天主教会，但他在信仰上始终是上帝与基督的忠实信徒，一如既往地虔诚信奉基督创立的关于道德完善与心灵完美的教义。勒南只不过是以独立自主的人格追问自己与上帝的关系，以自由思考的精神追寻自己对基督教会的理解。

<sup>①</sup> 维诺克：《自由之声：19世纪法国公共知识界大观》，吕一民、沈衡、顾杭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第437页。



1845年10月6日，勒南离开圣叙尔比斯宗教学院，这是具有转折意义的一天。从这天起，世界上少了一名宗教学院的普通学生，多了一名对自己的前途感到迷茫和困惑的年轻人。幸运的是，涉世未深的勒南并非孤立无助。圣尼古拉宗教学校校长杜庞卢神父对这名“不争气”的学生还是满心期待，希望勒南能够回心转意。平易近人的杜庞卢神父出于对学生的关心，甚至愿意资助勒南在退学初期的生活费用。勒南的姐姐昂丽叶特当时正在波兰一个贵族家庭担任家庭教师，为了支持勒南勇敢地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走下去，昂丽叶特还从波兰寄来1500法郎的积蓄，这在当时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款项。<sup>①</sup>正因如此，离开宗教学院之后的勒南，并没有坠入孤苦无依的无底深渊。为了维持生计，勒南还到亨利四世高级中学（*Lycée Henri Quatre*）担任辅导教师，收入虽然微薄，仅能够满足日常饮食和住宿起居的需要，但这对从小家境清贫、长期在宗教学校过着清苦生活的勒南来说已经是不虞匮乏、心满意足了。而且，担任辅导教师的教学任务并不特别繁重，勒南有充足的时间学习和思考。<sup>②</sup>无论勒南从事哪一方面世俗知识的研究，都不会再受到宗教学院教师们的干预了。

在自谋生计期间，勒南还有幸结识马塞林·贝特洛（*Marcelin Berthelot, 1827 - 1907年*）。勒南与贝特洛后来成为终生不渝

---

① BLANSHARD B. *Four Reasonable Men: Marcus Aurelius, John Stuart Mill, Ernest Renan, Henry Sidgwick*. Middletown, Connecticu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84: 152 - 153.

② BLANSHARD B. *Four Reasonable Men: Marcus Aurelius, John Stuart Mill, Ernest Renan, Henry Sidgwick*. Middletown, Connecticu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84: 116 - 117.